

## 《周日談》十六：《恩師格林青》之二

### 副題：一時的誤會，畢生的遺憾

寫推薦書是格師的拿手好戲。因常年忙於教書和校務，著作不多，但卻寫了一本“談寫推薦書” *On Testimonials*。

格師寫推薦書的筆法，是很微妙和含蓄的。例如，在為和我同級的一個女生寫的那一封推薦書，開頭一大段，都是描述她穿著入時，講究打扮，與學術毫無關。到最後，才加插一句，“這個學生，還是值得約見面試（interview）的。”結果，出人意料，她第一次應徵就被取錄了！

他這種寫推薦書的行文風格，跡近武術的“險招”。問題是，當他的推薦書落在選聘委員們的手裡時，他們未必如格師那樣“心水清”，領會其中的“言外之音”（to read between lines）。如果他們不領略，應徵的，就只好“聽天由命”了！

格師對我的關心，可謂無微不至。他為我寫了不下幾十封推薦書。可惜我一次復一次，要不，榜上無名，要不，乾脆不理睬。但格師從不氣餒，也從來不怪責我無能。他絞盡腦汁，在為我寫的推薦書的內容上補救。例如，在其中的一封裡，說我是他歷屆所有的學生中，對英語的瞭解最全面，對它的歷史的知識最豐富，用意是增強我跟那些說得一口流利的，地道英語的（speaking English with native or near-native fluency）候選人的競爭理據。

可是面對著我這樣的一個學生的就業問題，格師卻束手無策。

我從來沒有告訴他我的政治背景，也沒有以此作為屢次申請不成功的解嘲。這樣三番四次麻煩他，老是徒勞無功，枉費了他的心力，實在過意不去。終於我硬著心腸，離開了英語的區域，另辟蹊徑，遠走法國。

我1972年到中國作聾人手語調研，途徑香港。我去拜候久別的格師，一見面，他頭一句是：“很抱歉，現在系裡還沒有空缺。”我說：“謝謝您的關心。我找到了工作了。我這次出差，就是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委派的。”這次會面，相見甚歡，他還接受我的邀請，到法國南部阿爾卑斯山度假去。我說我已借到一個朋友那兒山上的別墅招呼他夫婦倆。

我與格師是忘年的君子之交，是心照，不必言傳。所以除非有要事，見面總是“一句起，兩句止”。這種“心照不宣”的聯繫方式，終於做成了日後一次大誤會。

事情發生的過程是這樣的。1975年，我計劃研究日本和漢語（以香港的粵語為例）兒語基本詞序，以充實我對法國兒語的數據。這項調查，我以為應隸屬心理學系較為順理成章，而不用打擾格師的英語系。打定了主意，我就去信港大心理系主任關愛睿牧師（Rev. Eric Kvan），試探他，對我的研究項目有沒有興趣，並且能否安排個辦公室，作約訪使用。關牧師回信，表示對我的研究計劃很感興趣，可是他沒能給我騰出個辦公室。但他沒跟我先打個招呼，就向文學院屬下各系，發了一份通報（circular），看看那個系能招待我。當格師收到這份通報，他的反應是怎樣的呢？誰有不知道。但事實表明，比任何人想象的都更糟糕。

當我再去拜訪他，系裡的秘書蔡先生說，他今天沒空接見我。如是者，三、四次，都是這樣冷淡地推搪我。我多次寫信給他，也是泥牛入海。我心裡明白了。這誤會已無可挽救了。

本來，我以心為心，深信這樣做，才算愛護格師。怎料弄巧反拙，導致他的誤會，大概以為我現在稍有點毛翼，就撇下他！果真如此，我真的要大喊一聲「冤哉枉也」！也同時痛失見格師最後一面。

幾經轉折，我終於在 2002 年聯繫上格師的大兒子，保羅（Paul）。我專程去倫敦郊區，探望師母 Petronele。保羅帶領我去格師的墓地，師母也破例跟我們一起去。事後，保羅來信告訴我，在格師墓前，她受不了感觸，一般的情況下是不願意去拜祭的。這次會晤，我才有機會向師母解釋，總算冰釋前疑。可是這時，恩師已見背兩年了。

我對他，要感恩的事情多着了，例如 1965-66 那學年，我沒找到工作，他就他自己掏腰包，說是請我作研究助手，卻從來沒吩咐我辦過一點事。他還跟我說笑，“別告訴 Petronele！”（猜想是怕他夫人埋冤他，有那麼多的餘錢，為什麼不多給點家用！）

然而我最深刻感受是，在我徬徨抉擇的歲月，他照顧我，讓我多些觀望的空間，尋找出路，考慮今後何去何從。

他雖終幫不了我，却無損作為我的恩師！

沒有他，我很難會有機會走上今天走的路。

附言：多年前，我曾間接聽到一些針對格師的閒言。我半信半疑。萬一是真的話，時間應是在他身經子喪妻離的慘變之後。他們所見到他的那種的心態，已非格師當年的真面目了！